

疏貪取財寶以慰其心誘誦成權以竭情慮安靜閑居則其體沈溺體氣悅澤則情德斯生動靜困苦豈非疾也

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

疏堵牆也夫欲富就利情同登壁壁被堵牆版築滿盈心中憤懣貪婪不舍不知避害豈非耻辱邪

財積而无用服膺而不含滿心戚醜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

疏戚醜煩惱也夫積而不散馮而不舍貪求無足煩惱盈懷懣而論之豈非憂慮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

疏疑恐也請求也匹夫無罪懷懼其罪故在家則恐求財盜賊之災外行則畏寇盜盜竊之害是以舍院周回起疏窓樓敞出內外來往怖懼不敢獨行如此艱辛豈非畏哉

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

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

疏六者謂亂苦疾辱憂畏也殫盡也天下至害遺忘不察及其巨盜忽至性命慨然平生貪求一朝頓盡所有財寶當時並罄

欲反一日貧素其可得之手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緣意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註此章言知足者常足疏繚纏繞也巨盜既至身非已有當爾之際豈見有名利邪而流俗之夫倒置之甚情纏繞於名利心決絕於爭求以此而言豈非太惑之甚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一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二三十三同卷 又六

何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

疏趙惠王名何趙武靈王之子也好擊劍之士養客三千好無厭足其國衰弊故諸侯知其無道共相謀議欲將伐之也

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

疏悝趙太子名也厭患其父喜好干戈故欲千金以募說士莊子大賢當能止劍也

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

疏欲教我何事乃賜千金既見金多故問太子曰聞莊子賢哲聖明故所以贈千金

以充從車之幣帛也

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唯劔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劔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劔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

○ 疏髮亂如蓬鬢毛突出鐵為冠垂下露面曼胡之纓謂屯項項抹額也短後之衣便於武事瞋目怒眼勇者之容憤然真曾故語聲難澀斯劔士之形服也

莊子曰請治劔服治劔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

疏夫自得者內無懼心故不趨走也

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

疏汝欲用何術以教諫於我而使太子先言於我乎

曰臣聞大王喜劔故以劔見王王曰子之劔何能禁制曰臣之劔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无敵矣

疏其劔十步殺一人一去千里行不留住銳快如是寧有敵乎

莊子曰夫為劔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

疏夫為劔者道也是以忘己虛心開通利物感而後應機照物先莊子之用劔也

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

○ 疏辭旨清達感動王心故令休息屈就館舍待設劔戲然後邀延也

王乃校劔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劔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教劔

疏敦斷也試陳劔士使考教使斷以定勝負

莊子曰望之久矣

疏企望日久請早試之

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

可

疏御用也謂莊實可擊劔故問之

然臣有三劔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劔曰有天子劔有諸侯劔有庶人劔王曰天子之劔何如曰天子之劔以燕谿石

城為鋒齊岱為鈇

疏鋒劔端也鈇刃也燕谿在燕國石城塞外山北地居北以為劔鋒齊國岱岳在東

為劔刃也

○ 晉魏為春周宋為鐔疏鐔環也晉魏二國近乎趙地故以為春也周宋二國近南故以為環也

韓魏為鈇

疏鈇把也韓魏二國在趙之西故以為把也

包以四夷裹以四時

疏懷四夷以道德順四時以生化

繞以渤海帶以常山

疏渤海滄州也常山北岳也造化之中以山海鎮其地也

1006 1 5 0 AT-U

制以五行論以刑德

疏五行金木水火土刑刑罰德德化也以

此五行臣制區宇論其刑德以御群生

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

疏夫陰陽開闢春夏維持秋冬肅殺自然

之道也

此劍直之无前舉之无上按之无下運之无

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臣諸侯天

下服矣

疏夫以道為劍則無所不包故上下旁通

莫能礙者得雲地紀豈足言哉既以造化

為功故無不服也

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

疏夫才小聞大不相承領故茫然若涉海

失其所謂類魏惠王之聞韶樂也

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

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

為鐔以豪傑士為鈇此劍直之亦无前舉之

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之亦无上法圓天

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

安四鄉

疏四鄉猶四方也夫能法象天地而知萬

物之情謂諸侯所以為異也但能依用此

劍而御于邦國亦宇內無敵

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无不賓

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

疏易以震卦為諸侯故雷霆為諸侯之劍

也

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

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

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无異

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大

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

薄之

疏莊子雄辯冠絕古今故能說化趙王去

其所好而結會旨歸在於此矣

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

疏環繞也王覺已非深懷慚惡命莊子上

殿以展愧情繞食三周不能安坐氣急心

慙豈復能殮乎

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

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疏不復受賞故恨而致死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二